



中國皇宮的書畫收藏總結：

國立故宮博物院

／王耀庭

皇帝，從帝國的領域來看，天下的一切本是皇帝個人所有財產，對於文物的收集，自然是無人可以企及的。故宮博物院的基礎典藏直接來自清代王朝，而清代宮廷的典藏，也可以說是中國歷代王朝的累積。十世紀以來，今日故宮博物院的皇宮典藏淵源，一脈相承脈絡是清楚可尋的。

歷代的改朝換代，因戰爭破壞，這是文物損毀與流失最大的關鍵。英法聯軍於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攻陷北京，大肆搶劫清宮及圓明園。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八國聯軍又一次劫掠清宮。此外，皇帝的私自賞賜，為籌措經費，甚至於大規模的變相出賣，如明代穆宗朝（一五六七—一五七二在位）初年，將內府書畫變賣，用以充武官歲祿，每卷軸作價不盈數緡，即唐宋名蹟亦然。近代則是最後的一位皇帝溥儀，在遜位後的「小朝廷」，以賞賜溥

傑等名義散出，以及後來攜往長春，滿洲國消失所流散出的，為數都在千件吧。

宋朝的第一位皇帝趙匡胤（九二七—九七六）將被征服的諸國所有書、畫做為戰利品，集中於開封的內庫。宋太宗（九三九—九九七；九七六—九九七在位）即位之初，下詔國內郡縣，搜訪名蹟。又命黃居寀（九三三—九九三以後）及高文進（活動於十世紀後半），搜求民間圖畫，詮定等次。淳化三年（九九二），太宗刻成《淳化閣帖》，這是根據宮中所藏的書法名蹟為範本，其實也可從這一閣帖，看出太宗時代的宮中書法收藏。到十二世紀初期，宋徽宗時期，大約是宣和二年（一一二〇）由內廷官員就當時宮中藏品，編成《宣和書譜》、《宣和畫譜》兩書，記錄了宣和內府收藏，總共魏晉以至北宋初期的書法名蹟一千二百四十八軸；晉到北宋名畫有六千三百九十六

軸。事實上，宮廷中應該還有徽宗本人的作品，所謂「至疊千冊（頁）」的《宣和睿覽冊》，以及與他同時的畫院畫家作品。《宣和書譜》、《宣和畫譜》裏，每位畫家都有一傳記，並記御府裏收藏的畫共有多少件。遺憾的是這兩本著錄的書畫僅列品目，沒有加以說明內容，例如款識、印記、流傳來源，今日比對，據以考證的條件難免祇有短短的一個書畫名稱而已。

宣和收藏雖因金人之攻下開封而散失，但是到了趙構（高宗，一一〇七—一一八七；一一二七—一一六二在位。）於臨安建立南宋王朝後，雖然戰爭期間，訪求法書名畫，不遺餘



集古圖繪冊 唐 周昉 蠻夷執貢圖

力。以他個人的喜好書畫，四方爭以將書畫獻，也在宋金貿易中收買回不少原來宮中收藏品。因此，紹興內府所藏，不減於宣和。高宗紹興內府的收藏印記，比起宣和更加的複雜。今舉其中之一，如「乾卦」圓印，「希世藏」小方印，用「紹興」二字印。

到了南宋中晚期，任職秘書監的楊王休，在慶元五年（一一九九）十一月，勘察秘書省所藏圖畫，以皇帝所交下的圖畫，其中固然鈐有皇帝印章，但是未鈐蓋皇帝印章者也不少，因恐發生弊端，要求皇帝加鈐印信，以便稽查。奉准許後，於嘉定三年（一二二〇）六月完成此鈐印的手續，並且於每一件的背後蓋上「秘書省印」。他的記錄後世稱為《宋》中興館閣儲藏圖畫記：「圖畫一百八十七軸，御府續行降付。今併以前錄所載舊藏，九百一十一軸二冊。附錄名氏於此。」這本記錄所見，並不包括南宋人的作品。除了人名畫名之外，也加注解。其中對於宋徽宗相關的書畫題記最多，更是為現代美術史研究者所引為見證。如現藏於（本院）台北故宮的《宋徽宗臘梅山禽》，在本記錄裏，說明是「徽宗皇帝御題畫三十一軸一冊之一」，畫名是《香梅山白頭》，也錄出了畫上的題畫詩。今人也就據以為《臘梅山禽》是出自徽宗裏的宮廷畫家，再加上徽宗的題詩。嘉定二年（一二〇九）楊王休也記宮中儲藏書法：「名賢墨蹟八十九軸，朝廷續行降付，并前錄所載舊藏一百二十六軸一冊。」也錄出品名。南宋末年，內府的書畫管



理並不嚴格，周密《雲煙過眼錄》裏記載他於乙亥（一二七五）春，到「宋秘書省」，看到書畫朱漆巨匣五十餘件，皆今法書名畫也。當天他看了『秋收冬藏』四種編號的收藏，內畫皆以鸞鵲綾象軸為飾，有御題者，則加以金花綾，每書表裏皆有「尚書省印」。

金朝（一一一五—一二三四）內府的書畫收藏，當然是在靖康之亂（一一二六），金人攻下汴京後，直接得自於接收宋皇室徽宗收藏為最大宗。金朝到了喜歡書畫的金章宗（一一六八—一二〇八；一一八九—一二〇八在位），收藏到底有多少？明昌三年（一一九二）王庭筠（一一五一—一二〇二）「召奉為應奉翰林文字，命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，遂分入品者為五百五十卷。」這些藏品今天見不到收藏目錄，但是金章宗是追隨宋徽宗的收藏，鈐蓋收藏印、題籤、裝裱一模一樣，也有「明昌七璽」。

蒙古王朝忽必烈帝，於至元丙子（一二七六）春正月，平定江南，冬十二月由張易（活動於十三世紀下半期）、史杠（活動於十三世紀下半期）主持，將南宋內府所藏的「圖書禮器並送京師」。運送到大都後，准許京師裏的官員觀賞。這時在京任職的王惲（一二二七—一三〇四）與商琥（活動於十三世紀下半期），以一日之間，共觀賞了書字一百四十七幅、畫八十一幅。王惲寫下《書畫目錄》，這當然祇能是全部收藏的一小部份。以他所見，名品如〈唐孫過庭書譜〉、〈唐懷素自敘帖〉

——三九八在位）於洪武元年（一三六八）派軍攻入大都，接收了元內府的收藏，洪武時期，宮中有「典禮紀察司」（屢次更名，如司禮監、典禮司、司禮監等）管理「書籍名畫等庫掌司」，對於擄獲或獻納的法書名畫作管轄。今日在書畫上為鑑藏家所重視的「司印」半印（全文為「典禮紀察司印」，為左半留書畫上，右半留清冊上的騎縫印）就是明初宮廷收藏的印記。

清代前期的皇帝都雅好書畫，故宮藏有順治皇帝描繪佛道人物。康熙皇帝對董其昌的書蹟似乎特別偏好，雍正皇帝也學董字，但臨摹的作品較少，而以御書詩文為主。《石渠寶笈》中創作數量最多、種類最為豐富的當然非乾隆

都是台北故宮的收藏。王惲也記載看到「宋諸帝御容」（包括皇后像）。這次展出的〈宋太祖坐像〉、〈宋寧宗像〉、〈宋寧宗后像〉，都因此可證明，一直保存在皇宮中，以至到今天的台北故宮博物院。

元初諸帝也許漢化不深，未見有大規模的書畫徵集，但是當時宮廷中的畫家，也為今日留下如〈元劉貫道元世祖出獵圖〉和「元代諸帝后像」。元文宗圖帖睦爾（一三〇四—一三三二；一三二八—一三三二在位）對書畫相當喜愛，他於天曆二年（一三二九）成立「奎章閣」，次年正月二十五日，以柯九思（一二九〇—一三四三），虞集（一二七二—一三四八），從事於宮中舊藏的整理，並且接受獻納。如這次展出的〈定武蘭亭〉的拖尾上寫道：「天曆三年（一三三〇），上御奎章閣，命參書臣柯九思取其家藏〈定武蘭亭〉五字損本進呈，上覽之稱善，親識斯寶，還以賜之。侍書學士虞集奉敕記。」就在這則文字的右上方，鈐蓋著「天曆之寶」。

十四世紀的一則記錄，也可以知道元內府的書畫收藏，應該不少。《秘書監志》至正二年（一三四二）五月條：「本監所藏，具係金宋流傳及四方購納，古籍名畫不為少矣。專以祇備御覽也。然至元迄今，庫無定所，題目簡秩，寧無紊亂，若不預將經史子集，及歷代圖畫，隨時分科，品類成號……置簿繕寫……庶乎供奉有倫。……」

明太祖（一三二八—一三九八；一三六八

皇帝莫屬——書法從王羲之到董其昌，繪畫不論山水、人物、花鳥，全都加以學習。乾隆皇帝對於書畫的興趣，不僅展現在創作上，由他大舉敕令整理清宮收藏，編纂《秘殿珠林》和《石渠寶笈》也可以看出他對古代書畫藝術結晶的珍愛與重視。

《秘殿珠林》初編之纂輯，始自乾隆八年（一七四二），專載釋道之書畫。書中體例，分藏品為上下二等，以真蹟且筆墨佳者，列為上等；而較差的原作，以及難以分辨真偽者，列為次等。《秘殿珠林》完成後，乾隆九年（一七四三）又下令揀選內府所藏歷代書畫佳者，依《秘殿珠林》之體例，纂輯為《石渠寶笈》。



宋人 御坐圖 軸



名繪集珍 冊 宋 馬遠 山徑春行

偶袖野心多自誤
避人出鳥不成啼

錄》，這套書畫錄，將藏品分成正、簡目，正目為精品，對內容有所記述，簡目則是次等者，僅有品名。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又有增訂本。對於正目之說明，有所調整，簡目也有改列正目者。本書對於記錄該件書畫的說明，祇要是既經清宮典藏，也就引述了原《秘殿珠林》與《石渠寶笈》的著錄，當然也做了一些原著



元 王蒙 具區林屋 軸

錄錯誤的修正，或者視需要，以「編者按」的方式說明。

對於古書畫的鑑別，向來是會引起不同的看法，《故宮書畫錄》對於書畫的作者、品名的更改，幅度不多。這是為什麼呢？難道歷來的主事者無知嗎？其實，《故宮書畫錄》的編定與出版，著眼點是藏品資料的公佈。故宮的藏品，民間視為國寶，政府認定是國家珍貴財產。因此，本書也兼代向社會公開存證的說明。故宮博物院負有學術研究的任務，應該尊重學術自由。一件文物的鑑定，難免見仁見智，與其就一時一人的見解，大幅更動品名，帶來藏品是否存在的誤會，不如對藏品的資料加上按語，或者在展覽時加以說明是被認為妥當的。一九八九年起，又陸續出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與前《故宮書畫錄》最不同的是，正目、簡目，一律登載圖版與文字著錄。圖像、著錄並列，圖有部份是彩色，且有重要局部，呈現書畫原本面目，不因只有文字的描述，落入隔牆度聲的猜測。目前「軸」、「卷」部份已出版完畢，共二十一冊。此後，「冊」與及歷代皇帝、帝后、聖賢的圖像，將陸續出版。至於書法，已出版多時的三十冊《故宮法書全集》，實際上含蓋了絕大部份的書法藏品。遷台以來，接受捐贈及收購，也有少數原清宮舊藏，最著名的如《蘇軾寒食帖》、《朱熹易繫辭》。因應時代，也考慮是否採用電子書的方法。另外，目前也執行「書畫典藏數位化」，預計於二〇〇七年全部完成。

在乾隆十年（一七四四）完成《秘殿珠林》及《石渠寶笈》後，到乾隆五十六年（一七九〇）間，又漸漸累積出許多古今字畫，因此在乾隆五十六年到五十八年（一七九二）開始纂輯《秘殿珠林石渠寶笈》續編，其體例則不分等次，一一詳加記載。嘉慶二十年（一八一五），又一次將陸續得到的書畫，以及舊編闕略者，編纂為《秘殿珠林石渠寶笈》三編。對於歷代帝王帝后，存留有由當時的畫家所作的畫像，其中雖然有所損毀，從宋至明，清宮保有者，原存於內務府，乾隆十二年（一七四六）十月二十三日，議定典藏辦法，以後又復重加裝潢，移藏於南薰殿。十四年准執行，計七十九軸十五冊三卷。其後胡敬於嘉慶二十一年（一八一六），纂成《南薰殿圖像考》

一書。除前書外，又將「歷代功臣像」的《茶庫貯藏圖象目》包含進去。嘉慶十三年（一八〇八）將名目編纂入《石渠寶笈》三編，胡敬是參與《石渠寶笈》三編的編者。他詳記了尺寸、紙絹、及畫中的姓名，衣服、戴冠；考查衣服的制度，其它書籍對於此類畫像的記載，成畫時供奉在何處。這次選件中的《宋太祖坐像》、《宋寧宗后像》都記載在其中。宋太祖的畫軸，畫籤上記載著「乾隆戊辰年（一七四八）重裝」。故宮博物院於一九四八年，遷往台灣後，實際所掌管的文物，也包括同船來台的「中央博物院」之藏品，而中央博物院之藏品，也是同出自清宮，因此，兩院合一，書法與繪畫的藏品，一九五六年四月曾出版《故宮書畫